

# 筑梦丝路——基于空间生产理论的大唐不夜城空间再造机制探析

陈奕州,任云英\*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西安 710055

**摘要:**大唐不夜城,作为以重要丝路文化遗产大雁塔为核心建立起的现代化综合性街区,其无论从社会经济发展还是遗产活化利用角度来说,都是一个成功的典范。本文运用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理论,对大唐不夜城街区中规划、功能、建筑、声光以及新兴技术等各类要素的空间再生产进行分析,揭示其所呈现的生活、感知、想象不同层次的体验空间,以及由此而营造出的超越时空限制的审美体验。通过对大唐不夜城生产空间的研究,剖析出大唐不夜城通过客观空间的构想、实践、表征这一构建过程实现了对大唐不夜城中主观体验空间的再生产,进而提升了人们对大唐不夜城的文化认同感。这一空间建构与再生产的逻辑,也为其他文化遗产的活化利用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参考。

**关键词:**丝绸之路;文化遗产;空间生产;活化利用;大唐不夜城

中图分类号:J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6946(2024)06-0062-07

DOI:10.19798/j.cnki.2096-6946.2024.06.009

## Building Dreams of the Silk Road: An Analysis on Spatial Reconstruction Mechanism of the Great Tang All Day Mall Based on the Theory of Spatial Production

CHEN Yizhou, REN Yunying\*

Xi'an University of Architecture and Technology, Xi'an 712000, China

**Abstract:** As a modern comprehensive block built with the Big Wild Goose Pagoda, an important cultural heritage of the Silk Road, as the core, the Great Tang All Day Mall in Xi'an is a successful model both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and heritage utilization. This paper applies Lefebvre's spatial production theory to analyze the spatial reproduction of various elements such as planning, function, architecture, sound and light, and emerging technologies in the block of the Great Tang All Day Mall in Xi'an, revealing the experience space of different levels of life, perception, and imagination presented by it, and thus creating an aesthetic experience beyond the limitations of time and space. Through the research on the production space of the Great Tang All Day Mall in Xi'an, the paper analyzes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conception, practice and representation of objective space, realizing the reproduction of subjective experience space in Great Tang All Day Mall, and enhancing people's cultural identity of Great Tang All Day Mall. This spatial construction and reproduction logic also provides new ideas and references for the activ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other cultural heritage.

**Key words:** the Silk Road; cultural heritage; spatial production; activation and utilization; Great Tang All Day Mall

1999年,吴良镛院士在《北京宪章》中提到:“宜将规划建设、新建筑的设计、历史环境的保护、一般建筑

的维修与改建、古旧建筑合理地重新使用、城市和地区的整治、更新与重建……纳入一个动态的、生生不息的

收稿日期:2024-07-22

基金项目: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科研项目(2024-GMB-033)

\*通信作者

循环体系之中。”标志着城市更新开始转变为区域化、动态化、综合性的更新方式,也为文化遗产的活化利用方式提供了新的思路。

西安的大唐不夜城,是以慈恩寺为核心、以大雁塔为标志,围绕丝绸之路世界文化遗产,所建立的涵盖了美术馆、音乐厅以及大型文化旅游项目等集过去与现在、保护与利用以及服务于该区域的公共服务设施等综合多功能的曲江文化生活中心,即构成了由盛唐文化商业轴、两大绿地公园、四大文化广场、四大文化场馆和五大文化雕塑等组成的城市文化空间<sup>[1]</sup>。大唐不夜城通过对大雁塔及大慈恩寺等文化遗产进行活化,利用遗产的文化影响力对周边范围进行规划改造,使现代街区与文化遗产有机结合,互利共生,在推动文化发展的同时以文化旅游为核心使其社会经济得到较大发展。以盛唐文化游憩体验活动为特征的大唐不夜城自建成以来,吸引了大量游客,年平均客流量达近1亿人次。大唐不夜城以文化遗产为核心,适应了数字时代网络经济及新技术的发展,同时结合数字赋能、文化复兴等因素,促进了空间的再造转型。空间是一切生产和一切人类活动的要素,运用空间生产理论从基于空间生产及其价值再造角度,对其内在机制进行分析,进而为文化遗产的活化利用提供科学依据和发展路径。

## 一、空间生产理论引介及研究思路

法国马克思主义批判哲学家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在《空间的生产》(*The production of space*)中提出了三元辩证空间,即空间的表征、空间的实践以及表征性空间<sup>[2]</sup>。列斐伏尔批判了物质-精神空间二元论,把空间看作一个社会生产概念,从而弥合了精神与物质的二元分裂,摆脱了因二者分裂所带来的空间认知障碍。在他看来,空间集生产与再生产于一体,它不仅是劳动的物化形式和生产关系的集结压缩,而且是人类社会关系和生活意义得以布展、生成的生产者。空间生产不是空间中事物的生产而是空间本身的生产。在空间生产理论视域下,空间本身蕴含着意义,并且人的存在和发展是空间生产的核心。

### (一) 空间及其特性

马克思主义认为,空间是物质运动的存在形式,没有空间就没有物质运动,物质运动和空间是不可分割的。这就意味着,空间不是一个孤立的、绝对静止的存在,它是和物质运动密切相关的,“尺缩”正是空间这一本质特性的体现。列斐伏尔从精神的和社会的角度认

识空间,承认空间是社会实践的产物,与社会实践是辩证互动关系。空间是社会关系的重组与社会秩序的重建过程,是一个动态的实践过程。

空间具有社会生产性。空间不仅是被生产出来的结果而且是再生产者。空间与社会生产密不可分,社会空间则是由人之间的社会活动而产生的,既是一种被使用和消费的产品也是一种生产方式。空间蕴含着生产关系的脉络,同时具有社会、历史、空间的三重属性。列斐伏尔摒弃了对空间传统的静态理解,强调了空间的社会性和历史性,即空间的生成是由众多拥有感知的人之间进行活动和实践而形成的社会决定的,而空间本身就存在着其自身发展生成的过程信息。

大唐不夜城步行街区空间再造,历史性代表着其本身拥有的文化内涵,文化遗产尤其是物质性的文化遗产本身就具有足够的历史性,历史的见证以及时间的蚀刻赋予了其足够的文化底蕴和内涵。而社会性点明了文化遗产的活化应有的定位,即文化遗产空间与现代生产生活空间二者处于同一社会空间之中,二者应是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且共同服务于社会的生产生活中。

### (二) 三元辩证空间

列斐伏尔三元辩证或者三位一体的分析框架实质是对空间生产范式及过程的描述,提出了“空间表征”(representations of space)、“空间实践”(spatial practice)、“表征性空间”(spaces of representation)这三个互相辩证关联的维度,即空间的构想、实践和认同三个层次。与三元辩证空间生产相对应,产生了“构想的”(the conceived)空间、“感知的”(the perceived)空间、“生活的”(the lived)空间三种空间。

“空间表征”是空间生产过程的基础和起点,这一维度是以概念化、形式化的方式构想出的空间表现形式,它是由工程师与规划者构想出的概念化的空间。科学家还有技术人员们应用各种符号对空间进行塑造,希望这种构想出来的空间能够成为现实<sup>[3]</sup>。它对应着列斐伏尔基于符号学提出的“构想的”(the conceived)空间这一维度。可见,空间在线是由一套社会关系和知识体系支配的空间。

“空间实践”是人们创造空间的方式,不仅包含着社会生产生活进行的物质地点,还包含着社会空间中生产和再生产的社会关系。简单来说,在这一维度中,包含着由社会实际生产出的物质空间,还包含着其中的社会关系,是空间中可以被人所感知到的客观存在

的集合。因此它对应着“感知的”(the perceived)空间。

“表征性空间”是实践与认知互动的场所,是一个充满张力和矛盾的象征空间,是主体性与客体性、抽象与具体、真实与想象、意识与无意识的汇聚。表征的空间既不是物质空间也不是精神空间,是对物质空间中的物体做象征式使用的空间。“那些纪念碑式的、雄伟壮观的标志性建筑所体现的是一个由网络覆盖的巨大的社会空间的会聚点,标志性建筑总是体现和灌输一个浅显易懂的信息”因为“纪念性建筑通过它们所展示的内容中止了多样化的解读,并描绘出了公共价值观。<sup>[4]</sup>”因此,它是“生活的”(the lived)空间。

### (三) 研究逻辑框架

遗产空间始终处于人类社会这一更大的空间之中,体现着文化遗产与社会空间或功能之间的紧密关联。本文希望以空间生产理论中三元辩证空间的视角,对大唐不夜城进行研究,剖析其空间构建过程,以及空间再生产的方法。

首先,是大唐不夜城客观生产空间的构建。在生产空间的构建过程中涉及到:以政策和规划主导的构

想空间;设计与布局的实践空间;以及设备与表现的表征空间。这三者共同构成了大唐不夜城的客观社会生产空间。

其次,在大唐不夜城客观生产空间的基础上,衍生出了以人的体验为主体的三个层次递进的体验空间,即物质体验空间、感知体验空间、想象体验空间。这三者共同在人的意识中完成了对大唐不夜城空间的再生产(逻辑框架见图1)。

## 二、大唐不夜城的空间构建

三元辩证空间理论为丝路文化遗产的活化利用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这一理论强调了空间是社会生产和社会关系的产物,其中包含着历史时空变迁和当中人的实践活动的结果,在文化遗产活化利用中,对文化遗产及其建成环境的转型再造具有重要性。

### (一) 空间的再现

大唐不夜城的空间规划和布局,并非以空间中的事物生产为根本,而是转向了“空间本身的生产”。从空间构想的角度对人类自身生存的状况和环境进行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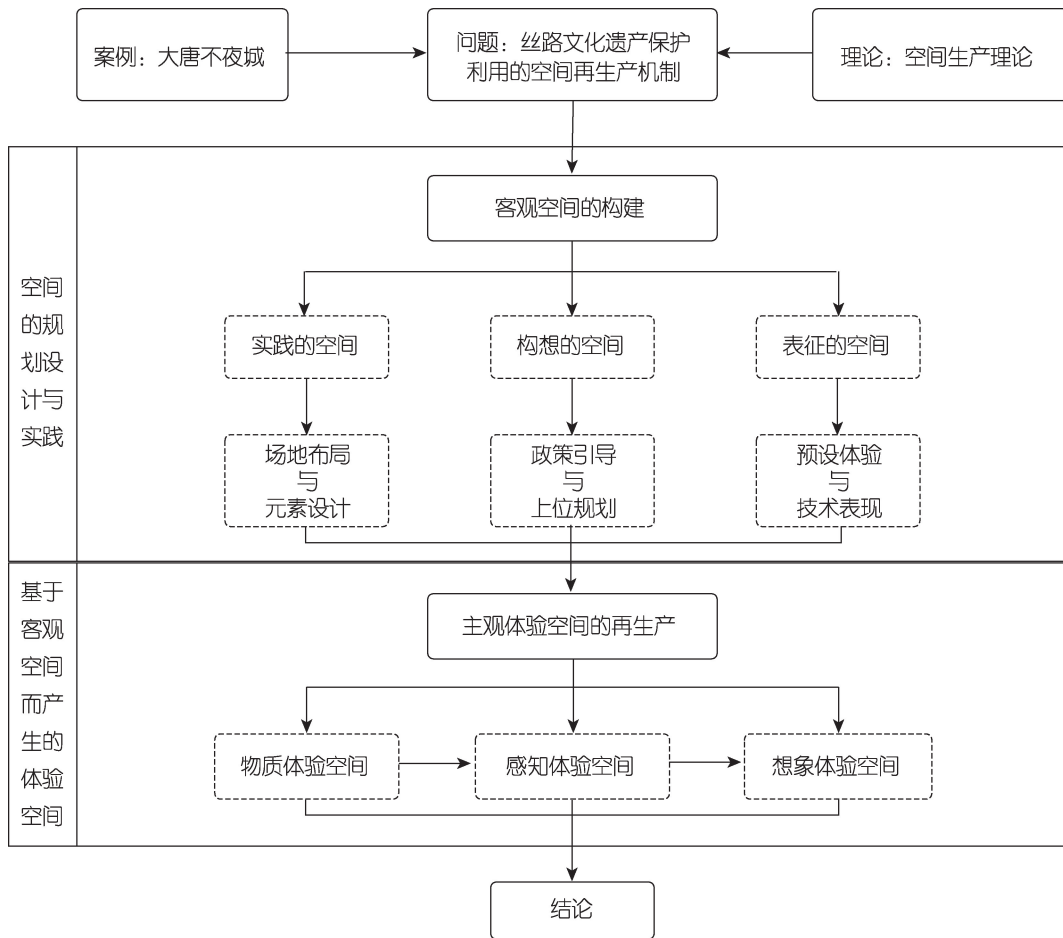


图1 基于空间生产理论的遗产空间再生产机制研究框架

展,成为空间再生产的迫切任务之一。

管理机构的政策规划与支持措施,在形成构想的空间的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即管理机构政策的规划与支持,决定了大唐不夜城本身物质空间的形成,以及物质空间与社会文化、经济活动之间的链接。

关于大唐不夜城街区构建的政府决策文件来源主要有三点。

其一,依据《西安市 2004—2020 年城市总体规划》,西安被明确定位为“世界历史文化古都及旅游名城”<sup>[5]</sup>。这一战略定位不仅确立了西安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核心地位,也为西安后续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产业指明了方向。而大雁塔作为西安文化的重要载体与代表之一,其规划与建设自然成为了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关键环节。

其二,在《西安市商业网点发展规划(2004—2020)》文件中进一步细化了区域发展规划,特别是将以大唐不夜城为核心的曲江新区规划为二环商业带的重要组成部分<sup>[6]</sup>。这一规划不仅明确了大唐不夜城在曲江新区商业网络中的核心地位,还强调了其在保护历史文化氛围方面的责任,为大唐不夜城整体的规划与设计奠定了基调。

其三,在《西安古城复兴计划》对大唐不夜城的功能定位进行了进一步的深化,提出了集“文化体验参与、文化创意、休闲、购物”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发展目标。这一要求在展示大唐不夜城的文化内涵的同时,也提升了其作为文化旅游目的地的吸引力和竞争力。

可以看出在整个规划过程中,西安作为“世界历史文化古都及旅游名城”的发展定位,是其后续文化产业发展的基础,而以大雁塔为核心的大唐不夜城街区的规划建设则是这一战略定位的体现和支撑之一。并且在随后的具体规划中,通过区域功能的定位,以及功能的协同互补,将大唐不夜城置于更大的城市商业网络中进行设计,进一步体现出其在商业带中的核心地位,并且以大唐不夜城独有的文旅资源带动周边区域商业的进一步发展。最后在细节上,以保护历史文化为基础,注重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即通过文化体验、文化创意等现代手段,让历史文化以更加生动、多元的形式呈现在公众面前。通过这种方式,使文化遗产作为动力进一步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

## (二) 空间的实践

空间的实践即通过一系列有计划、有目的的实践,结合当地特有的地理环境、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对整

个街区的物理空间、文化空间以及社会空间进行塑造与重构,将这些独特的元素融入整个空间之中,最终形成一个独特的可被感知、识别、记忆的空间。

凯文·林奇在《城市意象》中提出了城市设计的五要素,分别是道路、边界、区域、节点和地标,五要素的本质是对于城市空间中可识别要素的总结,强化了人对于城市的印象和认知。它们同样可以运用于街区尺度下空间的设计与实践中。大唐不夜城将代表丝路文化遗产的大雁塔和仿唐建筑、景观等实物聚集于同一空间之中,在空间布局上,大雁塔和大慈恩寺位于整片街区的北端,且将大雁塔置于整个街区的轴线之上,以凸显其核心地位;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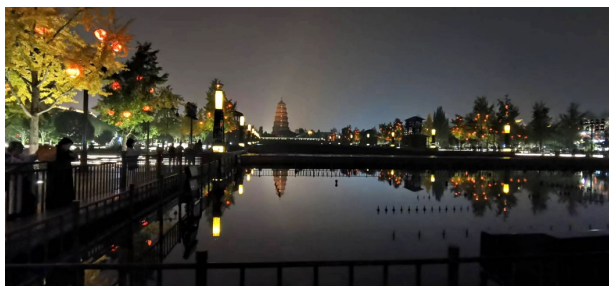


图2 突出于轴线上的大雁塔

以北广场和南广场环抱大雁塔,作为与南侧的现代仿唐建筑群之间的缓冲,同时,南北两侧面积巨大的广场,在提供足够的游憩空间的同时,广场的开阔与大雁塔的高耸形成鲜明的对比。另外,在北广场中以 $27\text{ m}\times 27\text{ m}$ 的模数,规划了若干大大小小的地块,模仿了唐代城市的里坊制格局<sup>[7]</sup>。仅仅在大雁塔这一单独区块的轴线上,就大量运用中国传统空间营造手法,产生了宏伟庄严之感<sup>[8]</sup>。在南侧的仿唐街区中,则延续了大雁塔区块的轴线设置,并在轴线上分别设置了贞观广场与开元广场。其整体以大雁塔为起始,将唐朝历史的时间发展转化为轴线上空间的分布,使北侧的大雁塔与南侧的现代街区统合成一个整体的同时,也赋予了整片街区历史的底蕴,见图3。



图3 大唐不夜城空间布局

在建筑形式上,新建的建筑通过现代材质模仿唐代木构建筑的外观特点,斗拱硕大,屋檐翘起,屋顶平缓且出檐深远。但这种模仿并非按照细节完全照搬,而是在对唐代木构形式特点进行元素的提取并转译后,结合现代材料特点而形成的仿唐形式,见图4。另外,为了适配其模仿唐长安横贯南北的朱雀大街的街道尺度,新建建筑的尺度相较于唐代木构普遍被放大了,些微产生了一种夸张的风格,但是通过主要人行活动区域的设置和引导,使人在观看建筑时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至于显得建筑的比例失衡<sup>[9]</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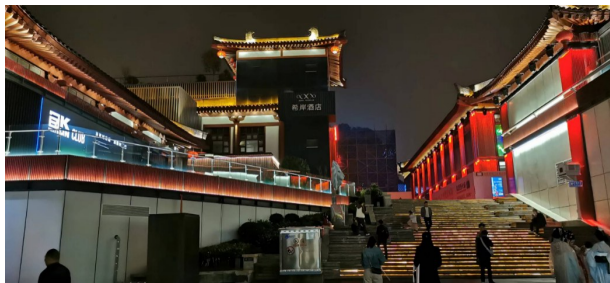


图4 唐式建筑屋顶与现代玻璃、混凝土材料的结合

在环境的营造上,街区整体色调以墙体的朱红色和屋顶的青灰色为主,大量暖色与少量冷色的对比,不显单调的同时也营造出盛世之感。此外,通过大量雕刻着唐代诗词或人物的文化雕塑、小品,体现统一的唐代文化氛围,避免因出现不同时代内容而产生的割裂感。同时,运用大量的灯串、彩灯、灯柱、建筑装饰灯以及北广场的喷泉,强烈的光影效果配合巨大夸张的建筑体量,进一步营造出火树银花不夜天的盛唐意向。

在大唐不夜城的空间实践中,首先,以大雁塔作为大唐不夜城中的地标性建筑,体现着其文化属性的内核之所在;其次,通过在大唐不夜城的中轴线上设置连续的主要道路,并在轴线上依次设置四个广场节点,体现了对传统历史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最后,通过对大唐不夜城中建筑的高度及风格进行统一的控制,强调了属于大唐不夜城的空间区域及其空间的边界。这一系列实践的落点正对应着道路、边界、区域、节点和地标这五个设计要素,强化了大唐不夜城空间的特点和可识别性,进而实现了大唐不夜城中实践的空间的深层次构建。

### (三) 表征的空间

在“表征的空间”中,通过空间中的一系列体验给人带来的多样化的感受的做法,其源流是埃德蒙德·胡塞尔提出的现象学理论,主要强调了建筑与环境、氛

围、人的视觉、听觉、触摸、嗅觉、味觉以身体为中心的体验<sup>[10]</sup>。

大唐不夜城所带来的首先是人与环境交互的体验,宏大开阔的场地,庄严高耸的佛塔,磅礴大气的建筑以及对比强烈的光影设置(见图5)与现代日常生活所常见单调高楼大厦截然不同,这种“反常”的感受会让观者通过视觉明确感受到自己处于一个非同以往的空间之中。



图5 大唐不夜城中强烈的光影对比

其次,是人与人之间以传统交流及互动方式带来的体验,大到和人群一起观看公共的艺术表演,小到与街边身着唐装的商贩交流,这些交互体验所能带来的不仅仅是视觉上的感受,同样还包括了,听觉、触觉、嗅觉甚至味觉的体验,大大增加了游览者在空间中所获得的体验与感受,强化了个体与空间的联系。

此外,还有通过新兴技术和数字媒体而产生的交互。随着近年来新兴技术的逐步成熟和网络的发展,出现了许多新的交互体验方式,如运用数字媒体进行直播或短视频上传,曾经通过网络媒体平台传播而红极一时的“不倒翁姐姐”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其本质是通过将空间中的时空片段经人为的艺术加工后,将个人完整的空间体验简化为相对简单的视听体验后,再通过网络进行传播,最终形成了以网络为媒介的数字化的交互体验。

其他还有运用增强现实(Augmented Reality,简称AR)技术形成的导览体验项目“盛唐幻境”,通过AR眼镜,将虚拟的数字场景与真实场景结合,在大唐不夜城中的不同地点,观看如飞天仕女、千宫之宫等奇幻的场景体验;运用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简称VR)技术与无人机技术结合,配合解说,体验在高空俯瞰整个街区的城市夜景;还有将VR技术与网络数字媒体结合的

网络VR直播,如在2023年进行的大唐不夜城的VR直播,使用VR设备对游览体验通过网络进行直播,通过数字媒体将更具沉浸感的视听体验与公众进行交互。

总而言之,在表征的空间中,人们通过空间中自身的实践活动、情感体验和文化创造,在感受和体验空间的同时,不断赋予空间新的意义和内涵。这种参与不仅丰富了空间本身,还有助于该空间与社会生活进一步融合,最终形成和谐的整体。随着数字媒体及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其已经深入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传统文化也迎来了与数字技术深度交流的新纪元<sup>[11]</sup>。新兴技术带来的全新体验,以及数字媒体所拥有的强大的传播力和影响力为“表征的空间”的扩展提供了新的工具与机遇。新兴技术与文化活动相结合,可以产生新奇而具有特色的空间体验,而数字媒体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共享每个个体关于空间的认知和体验<sup>[12]</sup>。通过社会层面的公众参与,这种全新的空间体验和传播方式不仅能够增强人们精神层面的认同和归属感,还能够促进不同地域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 三、大唐不夜城体验空间的再生产

人是空间生存的主体,也是空间意义建构的核心,因为人在社会空间中进行生产的同时,自身也对社会空间进行着建构。列菲伏尔将人与空间生产联系起来,用人的实践去体现和构成空间,并最终指向人类对自己的生活、意识与世界的生产。大唐不夜城本身蕴含着社会关系及其生产过程,以及其中的物质要素、文化要素、人与各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等。大唐不夜城结合自身所包含的要素,通过空间构想、空间实践、空间感知这一系列步骤,在物质、感知和想象三个层面对大唐不夜城中以人为主体的体验空间进行了重构和再生产。

#### (一) 物质层面的空间再生产

物质空间,即人在物质上所存在的空间,对物质层面的空间再生产主要聚焦在空间范围和空间功能两个方面。

首先通过城市规划,将大雁塔本身所在区域与其他区域联系互通,扩大范围以容纳更多内容的时候,为符合唐代城市设计的街区尺度意象的营造打下基础。其次,在功能的设置上,通过设置商业综合体、剧场、展馆等现代功能建筑,将传统空间中的游览和文化的功能扩展为集游览、文化、商业、表演等现代空间功能,提升街区空间的吸引力。

通过对空间覆盖范围的合理规划和重新设计,并在重新规划的空间范围内对空间中的物质功能进行符合现代社会生活的更新设计,实现了物质层面空间的再生产。

#### (二) 感知层面的空间再生产

感知,指人在与客观存在的事物接触后所产生的感受与体验,感知层面的空间则指人在相应物质空间中所获得的对空间的感受和体验的抽象集合。

通过对唐代城市和建筑空间元素的提取应用,如轴线、空间尺度、空间序列以及建筑形式的设置,大唐不夜城在强调了大雁塔在大唐不夜城街区中的核心地位的同时,还体现了大唐不夜城中文化根源之所在,在人的感知过程中植入了对相应历史文化元素的隐喻。

除此之外,大量现代设备的应用,进一步提升了大唐不夜城街区空间所能带来的感知体验。灯光、喷泉、小品的设置为空间赋予了色的感知;音乐和喧闹的环境提供了声的体验;商城或路边摊位的食物,则提供了对空间中味、形的体验和印象。动态化的呈现通过视觉、听觉、触觉等元素增强与观者的互动性与参与感,更加多层次且真切地体会文化魅力。此外,新兴技术如AR、VR等技术在展示和体验中的应用,进一步增加了人对空间的感知方式和角度。这种全方位的感知体验能够极大地强化人与空间的联系及人对空间在意识中所产生的印象<sup>[13]</sup>。

因此,在感知的层面上,大唐不夜城通过街区和建筑的巧妙规划设计,强化了空间的文脉属性。并运用现象学的理论,通过现代设备和功能的接入,增进人对空间的感知深度。使人在对空间进行深层次的感知的同时,也能够体验到空间中深刻植入的文化属性,从而实现了感知层面空间的再生产。

#### (三) 想象层面的空间再生产

想象层面空间的再生产,主要集中在人的精神意识世界中,即人利用从外界环境中所接受到各类信息,在自我的意识中形成的主观想象。通过对空间中的环境进行合理的设计,给与人适当的引导和刺激,就可以一定程度上对人精神世界中的想象空间进行跨维度的规划与设计。

在大唐不夜城中,对想象层面的空间设计联通了过去现在和未来这三个时空。过去的时空主要通过街区环境来表现,如大雁塔本身的存在、轴线运用、唐代建筑特色元素运用等方式,经过人的视觉感知后在人

的想象空间中形成对历史的投影;对现在的时空的认识不仅仅体现在人的自我感知上,还体现在对周围熟悉的城市空间的感知、历史元素的符号化转译与现代建筑体系的对比冲突,以及现代化设施的综合应用等方面;未来的时空则是基于过去与现在所表现出的冲突与融合,结合新兴技术的表现,给人以无限的想象。

另外,网络数字媒体在想象层面的空间再生产中,也占有着一定地位。它可以将空间中的场景快速地展现在大众面前,虽然以当前的技术手段,难以全方位地展示整个街区空间的全貌,且其中展现的内容也多是经过个人加工而成的,但这种管中窥豹的展现方式反而能给人们更多遐想的空间,也使人对于其实体空间的亲身体验更为向往。

大唐不夜城针对其所拥有的文化属性和功能定位,合理地确定对想象空间的规划引导路径,以达到使人产生借古鉴今,遥望未来的想象与思考。同时,对网络数字媒体的适当运用,更有利于文化的传播和空间中社会效益的生产。

#### 四、结语

大唐不夜城的成功,是对丝路文化遗产活化利用的一次重要尝试与实践。它体现了丝路文化遗产与当前社会文化与经济层面的双重结合。结合大雁塔与大唐不夜城的成功案例,从空间生产的视角来看,文化遗产所面临的危机和问题的本质,是文化遗产所存在的空间与现代社会生活空间的功能和生产力之间的冲突,而对文化遗产进行合理的活化利用正是解决这一冲突的过程。通过空间的再构想、再实践,实现对文化遗产空间的再表征这一针对客观空间的构建过程,进而再生产出以人为主体的物质、感知以及想象三种层次的体验空间。通过对人的体验空间的再生产,并运用数字时代媒体以及新技术进一步扩展并强化体验,极大增强了人对于空间中所体验到的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这一路径机制,使文化遗产及其周边空间能

够在传承传统文化的同时,与当前社会的生产空间适配相融,进而重新焕发生机。

#### 参考文献

- [1] 殷洁,王静雅. 发展型城市政体主导的城市游憩商业区空间生产研究——以西安大唐不夜城为例[J]. 人文地理,2022,37(5):71-79.
- [2] LEFEBVRE H. The Production of Space[M]. Trans. Donald Nicholson-Smith. Malden, MA:Blackwell Publishing. 1991.
- [3] 孙婧. 亨利·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研究[D]. 长春:吉林大学,2023.
- [4] 吴宁. 日常生活批判:列斐伏尔哲学思想研究[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394.
- [5] 陕西省西安市人民政府. 西安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 [EB/OL]. (2005)[2024.11.28]. <https://www.docin.com/p-408625086.html>.
- [6] 陕西省西安市人民政府. 西安市商业网点发展规划(2004—2020) [EB/OL]. (2005.03.06) [2024.11.28]. [https://www.110.com/fagui/law\\_243466.html](https://www.110.com/fagui/law_243466.html).
- [7] 张倩,詹秦川. 唐文化符号在现代广场景观中的应用——以西安大雁塔北广场为例[J]. 现代园艺,2018(2):70.
- [8] 刘海燕,吕文明. 风水形势论与中国城市传统空间的营造[J]. 城市问题,2011(6):20-23.
- [9] 彭一刚. 建筑空间组合论[M]. 2版.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8.
- [10] 漆捷. 空间、场所与生活世界——建筑现象学的哲学解读[J]. 学术研究,2018(11):35-40.
- [11] 米高峰,许露月. 丝路物语——织物葡萄纹样文化基因分析与再生设计实践[J]. 工业工程设计,2024,6(4):33-40.
- [12] 齐骥,陈思. 数字经济时代虚拟文化旅游的时空特征与未来趋向[J].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39(4):47-55.
- [13] 陈传志,米高峰. 少数民族题材动画生态意识的审美表达[J]. 中国电视,2024(2):53-58.